

北大街的胡同

□张海峰

路、街、胡同，作为城市的要件，决定着城市的空间和格局。南北为路，东西为街，窄巷为胡同，它们把城市分成若干块，块块间隔又相连，在宽窄、方向甚至风水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秩序和生活方式、人伦关系。这里面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的巧合和从未间断过的斗争与忍让。

旧许昌是一方方正正的城市，四关合围起来其实没有多大地方，开满荷花、长满菱角的多城河以内是内城，护城河以外是外城，再向外就是郊区和庄稼地了。以旧时城门走向为依据，自然有了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在被无数次改造后，这些名字并没有消失，只是景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一座高耸的大楼都是在一大片砖瓦房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新形态替代了旧形态，那些在这座城市长大的人，对童年和少年时的一些景象也只是在偶尔回望中隐隐疼痛和慌张罢了。

城市要突破原有的约束，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必然会伤害到作为重要物质存在的老房子。胡同节节败退。人们在拆除那些街巷、胡同和老房子的时候，不会想到那其实是在拆除时间和空间的逻辑关系和人际关系，从此邻居如鸟雀散，各自安家，再也无法回到那些温暖而贫寒的日子中去了，破房子连同

旧生活一起变得脆弱不堪，风一吹就倒了。据1990年整理的《许昌市地名志》记载，当时的许昌老城区内称为胡同的有17条，如今有些胡同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只留下空壳一样的名字，成为无法被印证和怀念的假景，无法寻找，无人问津。

有人愿意拆迁改造，有人坚持要保持现有的生活状态，维权、抗争、谈判。一些地方因改造无法推进被搁置起来，它们便作为城市旧时的标本被保存了下来，使得我们有机会打量里面的生活。

在这个春天，我充满好奇心，想把市区北大街旁边现存的胡同一一找出来，记录一下它们狭窄而隐秘的生活。

这些胡同挤在北大街至安怀街以东、平定街以西的区域内。如果要寻找它们，需要骑着自行车从大街往里走，需要穿过曲折的小巷里，倘若不是这样，你可能从它们身边“嗖”地一声掠过，而根本发现不了它们。因为你的生活与这些胡同毫不相干，这里也根本不会成为你行走的目的，它们如同字典里的陌生字一样，你不去翻看寻找，就永远无法知道它们的存在。

在北大街仔细搜索，勉强可以找到写着胡同名字的铝制铭牌，从南向北，分别是姜胡同、小王胡同、大王胡同、汪公祠胡同、佟家胡同、靳家胡同。在以前的地方志中没有

姜胡同这个名字，有人认为应该是管胡同的口误，但现在铭牌上写的是姜胡同。这几条胡同差不多一个模样，过道极窄，一个雨搭就可以占去头顶半个天空，过不了大车，行人、自行车、两轮电动车可以通过。地面不是很平整，车轮从窨井盖上走过的时候，会发生“咯噔咯噔”的声响，真害怕自己从车上掉下来摔在墙上。不管是木门还是铁门，都已斑驳，红漆脱落的地方露出灰暗的底色。这样的路，白天还可以走一走，到了晚上黑影幢幢，大气不敢出，也怪瘆人的。这些胡同，自西而东，都汇入南平定街。南平定街是条弯弯曲曲的巷子，两边有美容店、杂货铺和厕所，这样的街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应该是再普通不过的了。

我的文学领路人刘向阳先生，就出生在大王胡同，他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但他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回去过，不是因为工作太忙，而是心里有些怕。当他鼓起勇气把大王胡同走完，长长出了一口气，好像总算完成了一项任务，了却了一桩心事。他已经无法寻找到自己出生的那间屋子了。小王胡同比大王胡同更窄，同样也是将军把门的老院落老房子，同样也是静悄悄的，看不到几个人影。

为什么一条叫大王胡同，一条叫小王胡同？确切的说法已无迹可循，但关于两条胡同还真有一件值得听的逸闻。据档案记载，过去大王胡同和小王胡同住的都是王氏

族人，均为清道光时期鸿儒王渠的后裔。到了清光绪年间，王渠后裔中有兄弟二人，哥哥居大王胡同，弟弟居小王胡同，一经商一读书，二人虽志趣不同、性情各异，但相处融洽和睦。“大王不因财大而使威，小王不因困而气馁”，许州知州润芳闻听此事，甚喜，在两块匾额上挥笔写下“双惠胡同，王在其中”几个大字。这两块匾额分别悬于大王胡同和小王胡同门楼上。如今，在大王胡同、小王胡同居住的王氏居民已不多了，很多都是近年搬入的外来人口，做一些小买卖糊口。那两块具有传奇色彩的匾额也不知是何时被摘去毁掉的。

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个院落都长着树，养着灰白的鸽子和蹿上跳下的肥猫，春来鸟语花香，秋至叶儿枯黄。扎马尾辫儿的妮子被狗吓得直哭，红鼻子的小四逃学不好好念书，时光悠悠过，不为明天而愁苦，实际上在简单快乐的生活背后，许多变化已经在暗地里悄然发生。刘向阳先生小的时候，也一定像他们那样在这里奔跑过、嬉闹过，而作为过客的我们，这里只是读到的一页没有前文的书，似曾相识，却无法和过去产生联系。

没有高堂大厦，也非名人故居，有的只是普通人琐碎嘈杂的生活，房子的形制大致相似，先瓦房、后平房，再就是在平房基础上接出来二层，或者搭成简易的叭叭房，

只为增加一些房屋的面积。在胡同里走，不敢大声咳嗽，怕不小心把房屋给震塌了。院子里昏昏暗暗的，采光普遍不好，那么高的叭叭房把阳光都给遮住了。遇到两位闲谈的老人，我问汪公祠胡同是否真的有一个祠堂，他们也不清楚，只是觉得很久以前应该是有的，但到他们这一辈的时候已经是没有了。

即便空间有限，还是有人种了槐树和桐树。春光明媚，和风煦煦，白色的洋槐花和紫色的桐花高高开在屋顶上，繁盛茂密，把胡同扮得生机勃勃，一片明亮。推着自行车走在春风鼓荡的巷子里，幸福感一刹那突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从许昌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旧址向南走，能通到东大街上。眼下这一带还算平静，时光缓慢流逝，推土机、起重机的轰鸣声在一排排民房的阻隔下，似乎离得很远，却又不绝于耳。

不知道这里的人，是愿意永久地居住在这里，还是愿意跟着城市发展的步伐搬进宽敞明亮的二居室、三居室里。站在梦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很多事情不设身处地，是无法给出答案的。无论如何，房屋都是安全感的象征，房屋在，家就在，温暖质朴的生活就在。一座城市需要日新月异，需要历史符号，也需要平易近人的市井喧嚣。毕竟这些融合在一起，才构成散发着烟火气、有质感的城市生活。



总第一四五〇期

父亲的孤独之旅

□马俊

有一年，我家过得特别艰难。田里收成有限，又赶上祖父和祖母先后得了大病，多年的积蓄花了个精光，日子难以以为继。父亲决定去找大城市的亲戚帮忙，那位亲戚是父亲的表姑，父亲说他的表姑是做生意的，特别有钱。

我坚决反对父亲去，觉得那种行为像《红楼梦》里刘姥姥的做法。况且，性格有些木讷的父亲可不如刘姥姥精通世故。母亲也不愿意让他去，说毕竟是远亲，平时没走动过，去了人家也不会给好脸色。父亲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最终吐出一个字：“去！”

父亲带着两兜花生，坐上了去城市的火车。他揣着母亲做的大饼，计划路上吃，在外面买吃的太贵。父亲很少出远门，这趟旅程对他来说很艰难，也注定是一趟孤独之旅。火车上很热闹，天南海北的人们聊着天儿，父亲却一言不发。他一路上都在盘算，到了亲戚家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有些“台词”，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他想着想着手心里的汗就出来了。当然，这都是后来父亲告诉我们的。

下了火车，还要倒两趟公共汽车才能到亲戚家。父亲怕走错了路，就使劲默背路线和站牌。他仰着头，一言不发。在火车上热闹的旅人中间，父亲像个孤独的怪人。有人跟他搭讪，他冲人家笑笑，继续不吭声，有人可能把他当成了哑巴。

父亲下了火车后，赶上了天降暴雨，他背着两兜花生在大雨中奔跑，即刻就成了落汤鸡。本来就人生地不熟，大雨迷蒙中，父亲彻底迷失了方向。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背了多少遍的路线也忘得一干二净。他想去街边的店铺里避一下雨，又怕人家嫌弃他浑身湿淋淋的，弄脏了地面。

父亲只好在暴雨中狂奔，跑到哪里算哪里，直到找到适合的落脚之地。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没有目的地的概念了，他预感到自己的方向彻底错了，他只想跑赢那场大雨，不至于让自己淹没在陌生城市的雨水中。这个世界上，除了靠自己的双脚，谁也不能拯救你。只要双脚还有力量，就没有走不出的暴雨。

父亲跑着跑着，也不知道跑了多久，忽然看到一个小亭子，他像看到救星一样，立即奔了过去。亭子很小，里面依旧有雨随着风进来，不过到底是比较面强一些。父亲抹一把脸，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开始四下观望。大雨中，他发现不远处好像有汽车站。原本计划找到路边的站牌，坐车去亲戚家，如今车站就在眼前。稍事休息，父亲朝车站奔去。

浑身湿透的父亲，又冷又饿。他顾不得吃东西，毅然决定，买汽车票回家！并不是觉得一身狼狈无法去亲戚家，父亲说他的表姑是个大善人，这样去还能博得同情。只因为这趟孤独之旅让父亲忽然间顿悟：人这辈子，靠谁都不如靠自己。靠自己才能走出大雨的暴击，靠自己才能摆脱厄运的纠缠。

第二天一早，父亲到家了，肩膀上还背着两兜依旧湿淋淋的花生。母亲看到他狼狈的样子，心疼得流下眼泪。父亲咧开嘴冲母亲笑，一脸轻松的样子。后来的很多年里，父亲对这段孤独之旅津津乐道，仿佛当年他做的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而是他此生的壮举。

听我说，谢谢你

□熊代厚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人，绝大多数是擦肩而过的，消逝在尘烟中，不曾留下什么痕迹。

但有些，长久地留在你的生命里，哪怕他是一个陌生人，甚至都没有和你说过一句话，而你一直记住他，心怀感恩。

2012年的夏天，我们一家去浙江东清的雁荡山游玩。读书时记住了沈括《雁荡山》中的一句话：“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从此，便一直向往能一睹它的真颜，感知它神秘。

雁荡山有一个五虎山漂流，位于一条天然峡谷中，约有1.5公里，终点是一个大湖，碧波荡漾。

我们先坐车到了上游，每条皮艇只能坐两个人，而我们是三个人，只能分开坐。我和前面的一个人合坐一条皮艇，女儿和她妈妈坐另一条，跟在我们后面。

虽然是人工修建的滑道，但落差比较大，水流很急。有许多弯道，蜿蜒曲折，这样更有情趣一些。乘着皮艇顺流而下，清风迎面而来。边在碧波中滑行，边领略周边绿竹的温柔与优雅，好不开心。

越往下，水越大越猛，皮艇的速度就越快。前面的大湖瞬间到了，皮艇一下子冲了下去，被弹得跳了起来。我赶紧地抓住绳子，心猛地一紧。回头看女儿和她妈妈的皮艇，一下子翻了，女儿和她妈妈掉进了湖里。我一下子慌了，赶紧跳进湖里。湖水至肩，感觉人飘了起来。

女儿双手在水面上拍打着，在我快接近的时候，一下子被后面的浪冲走了，不见了踪影。

我的眼前一黑。后面又下来不少皮艇，大家看到前面的翻了，都慌张起来，大声地叫喊着。我急切地睁大眼睛，紧张地寻找着，但并没有看到女儿的身影，心猛地往下沉，都快掉下来了。

就在我万分着急的时候，女儿被一个年轻小伙子托了起来，在哇哇地哭喊着。

在上游，我未曾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过来的，什么时候发现女儿的身影，他背着一个黑包，衣服和头发都湿淋淋，喘着气把女儿交给了我。

后面的秩序又恢复了，大家都上了岸。我们一家再三对他表达感谢，问他的名字，他微笑着连忙摆摆手。

他并不高，脸有些黑，有些瘦。他的同伴问他手上的表哪里去了，他说可能刚才在水里丢了。

这让我们心里更加不安，为救人，他的表丢了。

他看出我们的不安，连忙说：“没事没事，表不值多少钱。”我们又一次表达感谢，要求他至少告诉我们名字。

他有些腼腆，微笑着摇摇头说：“小事小事，真的没什么，不必客气，人没事就好！”他边说边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背包，和同伴走了。

还能做什么呢？我们站在岸边，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激。名字都不知道，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我们心中多了一份深深的遗憾。

第二天我们去了灵岩、大龙湫、三折瀑、仙桥等地，景色奇特俊美，但一路上，我们三人总在回想着昨天的那一幕，心有余悸；总在想着那个救女儿的小伙子，心怀着感动与感激。

甚至，我们想象在这些景点，能再次遇到他，再一次对他说一声谢谢！

十年过去了，雁荡山优美的景色在心中已渐渐模糊，但那个小伙子的形象依然清晰。

喜欢一首歌，虽然只是一首儿歌，但充满着感动：“送给你小心心，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幻，爱你唱成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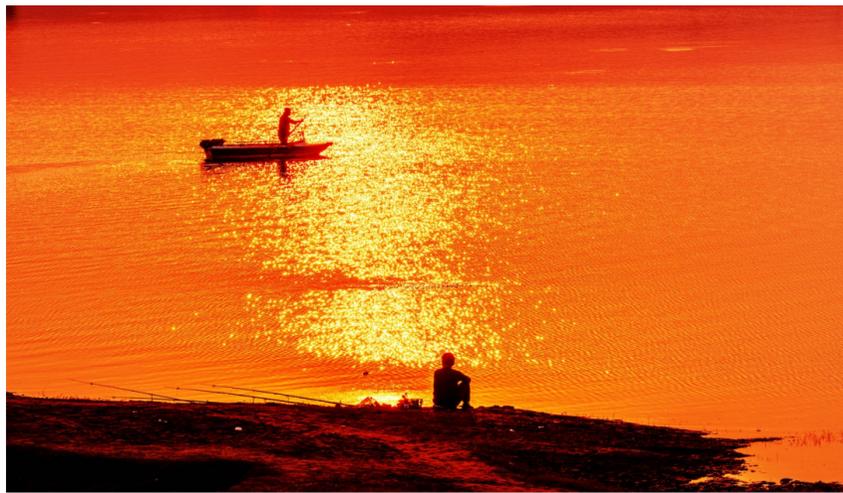
天使是什么呢？人们通常把天使理解为一个漂亮的女子，而我觉得天使应是一种圣洁的情感或精神。

小伙子对我们的帮助，出自本心，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这份爱心，这种精神，不正像天使一样圣洁吗？

圣洁的东西无须装扮，它像是春天里自然扑面的风，滴落下来的雨，绽放开来的花。

这份温暖，这份清新，这份芬芳，让你相信，这个世界固然有许多的勾心与斗角，肮脏和丑恶，但仍有好人，仍有美好。

这份美好，滋养着我们的心田，照亮着前行的道路，我们满怀感恩，一路向前，一路向善。



夕照汝河 吕超峰摄

春种一棵桃

□耿艳菊

蓝蓝姐脾气犟，18岁离家，一去20年，不曾回过生地养她的故土。不是她不想回，是家里还有个比她更犟的人，就是我大伯。

大伯沉默，严肃，不善言谈，也从来没见过他笑过，我们都有点怕他。他有一儿一女，那时很多长辈都重男轻女，他反而重女轻男。蓝蓝姐是他心尖尖上的宝贝，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宠爱得让人嫉妒。大伯是一个不擅长表达感情的人，唯有对蓝蓝姐，处处周到细心。

蓝蓝姐不但伶俐活泼，精灵调皮，而且很热爱学习，是我们镇上唯一考上县城重点中学的学生。学校不仅大张旗鼓地开大会表扬她，还要请大伯上台演讲，说说他教育子女的经验。

大伯黧黑的面孔上第一次舒展出一朵朵欢快的笑容，这笑容马上又被一种腼腆遮住。大娘开朗，口才又好，自告奋勇替大伯出了一回风头。那是他们一家最为风光的时刻，台下黑压压那么多学生家长，都是来聆听他们教子良方的。

我一直记得那天中午，大伯大娘和蓝蓝姐在学校开会从镇上回家的情景，他们就像一块有魅力的磁铁一样，众人所有羡慕的嫉妒的欣赏的目光都聚集在他们身上。大娘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学校奖励的，车上挂着一朵硕大

的红花，像中午的太阳一样亮得晃人的眼。大伯和蓝蓝姐走在旁边，蓝蓝姐嘻嘻哈哈地和熟识的人打着招呼，大伯昂首挺胸，腰杆直直的，像视察的首长一样和那些同他攀谈的人挥着手点点头。

那段时间，喜欢低着头走路的大伯突然改变了多年的习惯，不仅目视前方，头抬得高高的，而且爱说爱笑。然而大伯的好风光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蓝蓝姐在县城读书的第二年出事了。

蓝蓝姐和在县城里一所师范学校读书的男孩谈恋爱。按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在大伯的眼里，那是不行的，他就指望蓝蓝姐能去大城市读大学，跳出农门，为祖辈争光。

而蓝蓝姐正是叛逆的年龄，越是阻止，越是对抗。大伯的犟脾气上来，蓝蓝姐更犟，最后家也不回了。那男孩子是外地的，毕业时，蓝蓝姐不吭声就跟着他走了。

“她才18岁呀……她才18岁呀……”内言的大伯气得反复说着这句话，拳头狠狠地砸在院子里的桃树上，桃叶簌簌发抖，一片片落在抖动的肩上。这棵桃树是大伯为蓝蓝姐栽下的，因为蓝蓝姐喜欢吃桃子。

蓝蓝姐这一走，似乎一下子抽走了大伯的精神气。他比从前更沉默了，高大的身躯猛然间弯成一截枯树枝，远远地避开人群，头低得要掉到地上去。蓝蓝姐不仅让

他在亲戚邻居间抬不起头，还深深伤了他的心。

大伯的脾气更加古怪了，谁都不能在他面前提蓝蓝姐，谁提就给谁下不来台。岁月不停地向前，每天都有那么多事发生，谁还盯着过去的那些陈谷子呢？蓝蓝姐的出走带来的震惊和唏嘘在人们的心中早已风轻云淡。而大伯却走不出他的悲伤和失望，拉不下他高高在上的面子去与生活和解。

其实蓝蓝姐走没多久，就与大娘联系了。她找了一份工作，她和大娘结婚了，她开了一家小店……蓝蓝姐生活的点点滴滴，大娘都知道。后来，蓝蓝姐的日子越过越好，在城里买了房，大娘还去住了一段。但大伯始终都不肯点头让蓝蓝姐回家。大娘气急了就哭着问大伯，你不是气闺女吗？你不是不想闺女吗？你干吗天天去桃园？你干吗年年都种一棵桃树？多少年了，你还过不去，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自蓝蓝姐走后，大伯每年春天都会在东边的自留地种一棵桃树，一年年的，桃树越来越多，自留地就没法种庄稼、蔬菜了，渐渐就成了一片小小的桃园。大伯整天在桃园里细心打理忙碌，这里仿佛是他孤独生活的精神支撑。有时候，他还会对着一棵桃树轻声说些什么。

今年春天，我又看见大伯扛着一棵桃树苗从集市上回来，上身是一件崭新的外套，把他黧黑苍老的面孔映得很明亮喜气。这是蓝蓝姐给他买的，我帮着从城里捎回来的。这时候，桃园的桃花都开了，我想，蓝蓝姐今年能吃上大伯种的桃子了。